

父母遭警察暴力綁架 幼女受驚嚇

【明慧週報訊】2007年5月19日，黑龍江省佳木斯市安全局惡警綁架了叢國友、崔勝雲夫婦。惡警在綁架叢國友時，當著其5歲小女兒的面，對叢大打出手，綁架叢之後，把其女兒丟在大街上。

2007年5月17日，佳木斯市安全局的人在崔勝雲居住的小區裡蹲點，並對她進行了秘密跟蹤，當時用的是兩輛遮擋了牌照的黑色轎車。在5月19日上午9點左右，在崔勝雲下樓的時候，被他們綁架到了佳木斯市安全局。

下午2點左右，叢國友領著5歲的小女兒外出，4點左右回來

的時候，安全局的警察在沒有出示任何證件的情況下，強行對叢國友也實施綁架。

這些失去了人性的流氓惡警（惡警中有5個男的還有2-3個女的）竟然當著他的小女兒的面對手無寸鐵的叢國友大打出手，周圍的鄰居實在看不過去大聲譴責惡警，惡警們才勉強說是公安局的。

叢國友的小女兒由於受到了過度的驚嚇，發出撕心裂肺的呼喊「爸爸」「爸爸」。可是這些沒有了人性的惡警全然不顧孩子的哭喊和圍觀群眾的指責，給叢國友戴上黑頭套，強行推上車揚

長而去。還是好心的鄰居幫助領回了叢國友的小女兒，並且交給了聞訊趕來的他的親屬。

在抓走叢國友之前，這些惡警還用在崔勝雲身上搜出的鑰匙，打開了她家的門，非法抄了崔勝雲的家，把電腦等一切值錢的東西統統搶走。

如今崔勝雲和叢國友已被抓走10多天了，兩個孩子天天哭著喊著找爸爸媽媽。親屬多次去要人，佳木斯安全局以種種藉口拒不放人，也沒有給任何的說法。他們的大女兒面臨著輟學，小女兒也需要父母的照料。

朱雅珍被長春黑嘴子勞教所迫害致精神失常

【明慧週報訊】吉林省安圖縣二道白河大法弟子朱雅珍於2007年4月20日下午在家中被安圖縣縣保大隊、安圖縣松江公安分局的惡警綁架。後被非法勞教一年半，被劫持到長春黑嘴子勞教所。不到一個月，朱雅珍已被迫害致精神失常。

5月23日上午，朱雅珍的丈夫、兒子及親屬一同去長春黑嘴子勞教所探望她。發現她已被迫害的不認識自己的親人。她的思想意識模糊、神情呆滯，已被迫害的精神失常了。

家人看到了這個狀況非常氣憤，馬上就找四大隊的管教詢問，其管教說：「朱雅珍來時就這

樣。」家人厲聲說：「被你們抓之前在家可是好好的。你們咋把好好的一個人弄成這樣？身體都這樣了，你們也收？」四大隊管教說話前後矛盾，一會說「我們接收時還很好」，一會說「是被當地公安局給刺激的」，分明是推脫責任。

朱雅珍的家人當即找所長，他們來到勞教所大門口與保安說明來意，在場的四、五名警察百般阻擋，不給通報，「在大門口等著吧」。那幾天東北的天氣特別的寒冷，經常大雨瓢潑。其家人被凍的直哆嗦，頂著雨在大門口來回走著。一個多小時過去了，不見回音。家人上前與警察說天大

冷了，我們能不能進你們的屋裡暖和暖和。警察冷笑著說：「等不起要麼就回去。」朱雅珍的家人氣憤的說：「你們是人民的警察嗎？人民警察理應為人民著想，如果你們不趕快讓我們見到所長，那你們能負責任嗎？如果你們能負責任就簽上名字，我們馬上就走。」過了很久，勞教所所長田某出現在大門口。她說已給朱雅珍作了鑑定檢查，讓其家人下週三再來給個說法。一週過去了，又到了週三，朱雅珍的家人如期的來到了勞教所，檢查的結果是癡呆。家人強烈要求勞教所放人。勞教所往後拖延時間，搪塞其家人。



圖：叢國友、崔勝雲夫婦被抓走10多天，兩個女兒天天在找爸爸媽媽。

獄警施暴前灌救心丸

【明慧週報訊】在黑龍江省牡丹江監獄八監區，獄警對大法弟子採取的迫害手段是慘無人道的，背銬、電棍電擊加塑料管抽打，群毆、小號關押，戴手銬、腳鐐再鎖在固定鐵環上……，酷刑花樣翻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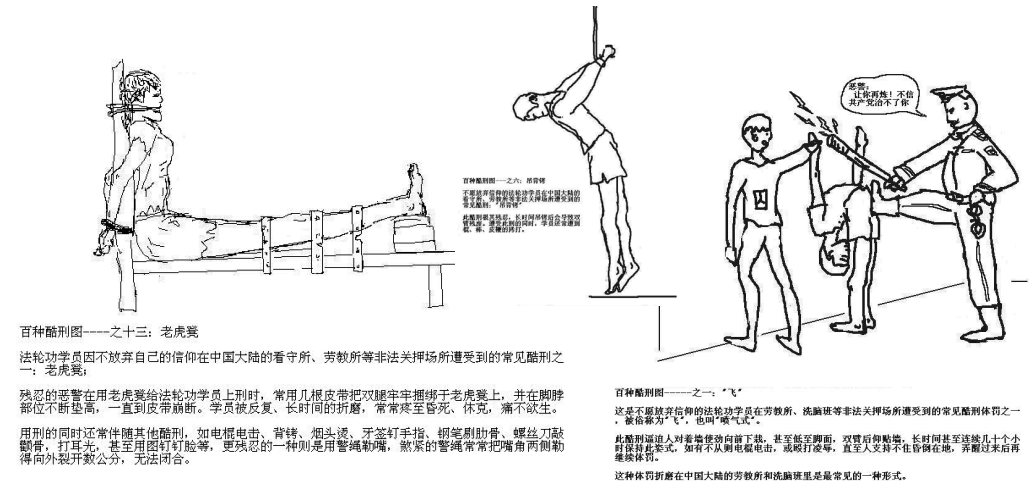
2007年3月23日，大法弟子王明柱在手臂上寫了幾行經文，惡警們就將王明柱雙手背銬，推入獄警用的廁所內（此處通常是毆打、體罰人的場所），按倒在地，強行給他灌下救心丸之類的藥物之後，便開始實施酷刑折磨。

惡警給他灌救心丸之類的藥物是擔心心臟病發作，從而擔責任。犯人王立軍用雙腿夾住王明柱的頸部，獄警姜磊用塑料管抽打，其他惡警張生利、孫健、武學君對他進行群毆，拳打腳踢，用電棍電擊他的全身，包括下身處，直至電量耗盡。惡警張生利叫罵：「這就是執法！」教導員陳占峰惡狠狠的說：「看你以後還敢不敢！」隨後將王明柱關入小號迫害半月之久，回來後王明柱渾身還青一塊紫一塊。

2007年3月31日，省監獄

局出面在三監區車間內召開了一個所謂「報告會」，命大批獄警、犯人和少量的大法弟子參加。作報告的是一個陝西人，名叫陳斌。那天，大法弟子黃國棟對誹謗大法的陳斌大聲抗議：「不許說我師父壞話！」當即，在幾百雙眼睛注視下，獄警們對黃國棟拳打腳踢，而後把他帶到八監區的廁所內，由惡警孫健、張生利、宋君飄等人用對他施暴，使用電棍電擊並拳打腳踢，直到他們打累了為止。把這位年近六旬的老人打得全身青腫、癱軟在地不能動彈。後將他拖入小號關押，戴上手銬、腳鐐，再鎖在固定鐵環上達8天之久。

4月2日，惡警武學君、姜磊、孫健每人帶一個電棍，在小號內又對黃國棟進行了殘酷折磨，同時指使小號內的一名惡犯人天天打他。黃國棟被關押半個月後回來時癱著腿，又被強制到車間做奴工。監區長唐曉輝、教導員陳占峰到任一年多，就多次指使手下惡警迫害大法弟子，並採取「五聯保」手段，威逼刑事犯們監視大法弟子，作為打手共同迫害大法弟子。



退休醫生看守所中遭迫害

【明慧週報訊】被非法關押在湖南常德桃源縣看守所的退休醫生劉冬仙，絕食反迫害至今已100多天，惡警每天對她暴力灌食，劉冬仙已被折磨的脫相，生命垂危。

劉冬仙，女，55歲，湖南常德桃源縣紅十字會醫院退休醫生。劉冬仙1999年4月開始修煉法輪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是紅十字會醫院公認的好醫生。中共迫害大法後，劉冬仙被多次非法關押。

2001年1月份，劉冬仙被非法判刑勞教一年半，在株洲白馬壩

勞教所受盡殘酷折磨，並被非法超期關押三個月。

2006年8月28日，桃源縣610頭目周桂成、鄭雲清，國安頭目文承廣、胡光華等惡人非法闖入劉冬仙家中，把她綁架到桃源縣看守所，劉冬仙絕食抗議，惡警對她殘酷折磨，暴力灌食，直至她吐血。

2007年2月10日，劉冬仙在獄中開始第二次絕食反迫害，至今已有100多天了，每天被惡警暴力灌食，人由原來的130斤下降到70斤，出現生命危險，惡警還不放人。

沈新教養院惡警陳偉的部份惡行

●2002年8月2日，惡警陳偉在瀋陽張士教養院用四根高壓電棍電擊呂岩松。

●2002年8月3日12點左右，惡警陳偉（時任副大隊長）、宋百順（大隊長、教導員）、魏茂金等電擊張國義，並唆使勞教人員作幫兇。惡警陳偉、宋百順命令幾個普犯扒光張國義的上衣，雙手反背銬牢，地上鋪了一床棉被，令其俯臥在上面，兩名勞教犯人用力把張國義的頭按在被子里，令其幾乎窒息。

惡警陳偉和宋百順一前一後坐在椅子上，用二根電棍不停的電張國義的嘴、腋下、腹部和胳膊，宋百順邊電邊罵。

張國義整個身子劇烈顫動，在電擊過程中手銬深深嵌入肉裏，手腕流血……後來電棍沒電了，陳偉和宋百順又換了兩根接著電，在場的另一隊長魏茂金（30多歲）狂叫：“再不行往肛門裏電！”當時在場的還有隊長潘金維（40多歲）。此次電棍電擊施暴近三個小時，張國義的嘴腫得說不出話，腋下、腹部和胳膊等處大面積灼傷起雞蛋大的血泡，整個上身幾無完膚，手腕腫得呈青紫色。

●2003年12月初，在張士小樓，陳偉、宋百順夥同惡警魏茂金、滕府訓、範廣靖、麻志剛，將焦國連（47歲，于洪區人）、王永利（37歲，新城子人）、蔡文章（40歲，東陵區人）、國殿會（34歲，鐵西區人）、陸遠峰（52歲，于洪區人）、祝紅軍（36歲，法庫人）、吳崇峰（34歲，

新城子人）、魏長春（47歲，沈河區人）、李鐵坤（37歲）等人的衣服扒光，分開兩臂吊銬在床欄上，用床單擰的繩子捆住雙腿，同時用四、五根電棍電擊他們的嘴、腋下、胸、背等處。

●2003年12月末，陳偉、宋百順夥同魏茂金、滕府訓、範廣靖、麻志剛等幾名惡警，把法輪功學員的外衣扒掉，同時用四、五根電棍電擊學員的嘴、腋下等敏感部位，之後用手銬將雙臂分開吊銬在床欄上，雙腿用繩子綁住，不讓睡覺，由惡人輪班看守。

員警們用電棍往國殿會嘴裏電，致其嘴、腮等處灼傷起泡，腫得進食困難。蔡文章的腋下也被電擊。焦國連還被普犯捆綁、毒打，行走困難。

惡人們至少對二十余人次大法弟子施用酷刑以達到轉化的目的。採取的手段包括拳打腳踢、將人吊起在半空、剝奪睡眠、使用電棍等。很多人的嘴上、前胸、後背、大腿等部位佈滿了電棍烙後的疤痕。

●2004年4月份在所謂的“攻堅戰”中，陳偉、宋百順、史鳳友、麻志剛等對齊立克、焦國連、劉彭令、張家安、王順庚等十余名大法弟子採取電擊、毆打等手段暴力轉化。

●2004年6月，陳偉、宋百順、史鳳友、麻志剛等對剛被劫持進教養院的王卓、暖振久等十四人進行暴力轉化，並揚言以後對所有拒不轉化的大法弟子都採取使用電棍、拳打腳踢、吊



圖：惡人陳偉 惡人榜編號：19721

起、剝奪睡眠、長時間下蹲等方式迫害。

●2005年3月初，參與營救被員警電擊毀容的高蓉蓉的法輪功學員，被綁架到張士教養院小白樓，陳偉賣力參與迫害，多次在走廊、監室對法輪功學員大聲謾罵、威脅，並夥同宋百順用電棍電擊法輪功學員馬玉平。

幾天之後（2005年3月10日），張士教養院宣佈解體，惡警陳偉被調入瀋陽市沈新教養院，現任一大隊大隊長，繼續迫害法輪功學員。

●2006年7月4日下午1點，在沈新教養院副所長關楓陰謀策劃主持下，惡警陳偉和教導員于文波，脅迫手下和勞教人員，對法輪功學員威脅、恐嚇、用刑，強迫穿“號服”。惡警們電擊馬玉平頭、耳、太陽穴、胸、腹、腋下、臂等處多次，又拿電棍電馬玉平的腿、後背、膀等處，馬玉平身上留下多處黑斑。在這次迫害事件中，法輪功學員劉大力、朱玉祥、寶新哲等多人受到電擊迫害。



圖：杰瑞德在聲援中國人退出中共邪黨的集會上發言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美國國家地理學會從事網絡工作的美國青年傑瑞德·皮爾曼從2001年開始修煉法輪功。在過去六年裡，傑瑞德前往世界十幾個城市呼籲制止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傑瑞德說：「任何困難都擋不住我制止這場迫害的決心，任何力量都動搖不了我對大法的堅信。」

【明慧週報訊】（明慧記者李靜菲採訪報導）

看迫害真相 走上修煉路

2001年，20歲的傑瑞德·皮爾曼（Jared Pearlman）在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上大學。一天，他在當地的一家英文報紙上看到法輪功學員在中國受迫害的報導。傑瑞德說，「這是我第一次聽說中共迫害法輪功，我把這份報紙帶到學校，上課前我走上講台，向全班同學詢問，可是當時班上沒

有人知道有關迫害的消息。」

傑瑞德來到奧蘭多一個公園的煉功點，他把他的哥哥考特也帶去了。傑瑞德說：「當時在我看來，這只是一群平和的人遭到中共的迫害。」經過兩個星期的了解和學習功法，傑瑞德兄弟倆決定修煉法輪功。

《轉法輪》指點迷津

傑瑞德·皮爾曼說：「自從修煉以後，我的生活完全改變了。」修煉前，傑瑞德象很多美國年輕人一樣，吸毒、酗酒。皮爾曼說，「當時我對『道德』、『怎麼做才算做好人』沒有任何概念，當今我們這一代人已經失去了這些理念。那個時候，道德在我看來只是精神哲理。」

讀完《轉法輪》，傑瑞德明白了為什麼要做個好人，怎麼樣做好人。「我決心不再罵人，不再說髒話，以前覺的很難改的一些

壞習慣瞬間就改變了。」

傑瑞德說，「雖然我的父母也給我講過一些做人的道理，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那麼做。在無知中，我做了很多壞事。通過學《轉法輪》，我很容易分清我思想中哪些想法是對的，哪些想法不對，當放棄了這些不好的想法時，我感覺自己的思想非常純正。當我清晨醒來，當我去上班，當我與人交談時，我感覺生活的一切都有了價值，我明白了生命的真正意義。」

記師尊第三次到貴陽傳法

文／貴陽大法弟子

師父在貴陽的第三次傳法班於1993年8月15日在貴州省政府禮堂開課。

在班上初見師父，感覺師父年青英俊，講話開門見山，易懂。第一天，師父講完課後由其他弟子教功，而師父則利用這個時間給學員調整身體。我因右腳扭傷近兩個月，走起路來一癱一癱的，而且左肩周炎使胳膊舉不過頭頂。只見師父舉起右手一把抓下來，馬上我右腳就不疼了，左胳膊也很輕鬆的舉起來。我以前學過很多其他功，都不管用，所以當時十分興奮，心想這個師父功力厲害，以後就煉這個功了。

雖然剛開始時，我對師父講的很多還理解不深，但初步理解了人為什麼會得病、為什麼有魔難、為什麼要重德、做好事等等。十堂課下來，我感到精神爽快，一身輕鬆，我以前的關節炎、腰扭傷、慢性胃病、低血壓、慢性咽炎、前列腺炎等等十幾種病完全消失了，真正體會到無病一身輕的美妙。

當時我們單位參加師父傳法

班的共有六人，有一個學員小腹部位長了個核桃大的腫瘤，幾堂課聽下來腫瘤不見了。還有一個學員當師父講完周天後，回家睡覺晚上就起空了，連被子都飄起來，醒來時他想「我得下來呀」，於是就落下來了。他當時說到這兒，很興奮也很激動。

講法班最後一天下午組織學員照像，大家自行組合，一組一組站好等師父過來。當時貴陽天也有些熱，整個下午師父和大家一樣都在外面曬著，照完像太陽也就落山了，師父也沒吃飯，就給學員解答提出的問題，之後由學員談心得體會。

有一對夫婦，男的是退休教授，半身不遂，一直拄著拐杖聽課，而女的因嚴重肩周炎胳膊不能動。師父第一天給大家清理身體時基本上都好了，男的高興的把拐杖都扔了，女的手也能自如運動了。他們談完體會後，在台上還很自然的走了幾圈。在八天班中，每天教功結束後很多學員還是不想離開，想多待在師父身邊，依依不捨。

美國青年的六年修煉之路

制止中共迫害

從中國回來之後，傑瑞德的生活發生了改變。「我要制止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他說。

傑瑞德先後前往日內瓦、新西蘭、冰島、英國、加拿大等國家的十幾個城市，向這些國家的政府和人民講述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真相。

傑瑞德說，「法輪功的修煉原則就是『真善忍』，如果我在舒

適的環境中，每天在家裏讀《轉法輪》，到佛羅里達海邊煉功，我就違背了所有這三個原則。我的道德何在？我的那些中國大陸的同修還在遭受迫害，我要站出來制止迫害，維護正義和真理。」

傑瑞德說，「如果我知道真相，其他人不知道，如果我知道真相，其他人還相信謊言，那麼我就要告訴他們中共在利用謊言

欺騙他們。這麼多中國人被禁止煉法輪功，他們無法像我一樣從修煉法輪大法中受益，我如果不去制止這種錯誤的做法，就根本就沒有做到善。」

他最後說：「我要讓更多的人了解法輪功學員在中國大陸遭受的迫害，讓他們知道中共迫害法輪功是錯的。」

走上天安門 高喊「法輪大法好」

2001年11月，十多個國家的三十六名法輪功學員在天安門廣場展開「真、善、忍」的橫幅。當時已修煉半年的傑瑞德被深深觸動了，他覺的自己也應該去。當他和哥哥考特交流了這個想法之後，考特說他們當然應該去。

傑瑞德說：「我們根本不需要多想。對法輪功的迫害是我所見過的最邪惡的，中共只因為這些人要做好人就迫害他們。我們一直在考慮怎麼樣制止這場迫害。」

2002年2月14日，傑瑞德抵達天安門廣場。他說，「天安門廣場到處都是警察，我一心想著要到天安門高喊『法輪大法好』，任何力量都擋不住我，當時我的內心非常純淨。」

當傑瑞德嘗試要拉起寫著「法輪大法、真、善、忍」等字樣的橫幅時，他被四、五名武警摺倒、勒住、並施以拳打腳踢。武警揍倒他，用力踹他的頭，並肆意踢他的臉、背部以及腹部；接著有兩名武警撐著傑瑞德的手臂將他抬起，讓其他人毆打其臉部及頭部。他們脫掉他的鞋子，

再用自己的靴子重踹他的腳，他一隻腳的大腳趾骨折了。之後，警察再次將他摔倒在地，一名警察用膝蓋壓著傑瑞德的臉並扭他手臂時，另一名警察不斷踢他雙腿中間，他疼痛不堪。

隨後他被扔到一輛大公共汽車上。傑瑞德說，「我看到天安門廣場上越來越多的大法弟子高喊著『法輪大法好』，此起彼伏，場面真的令人驚嘆，有些人我認識，有些我不認識，廣場上的警察嚇壞了，他們拚命抓人，把大法弟子塞進警車。」

傑瑞德兄弟倆臨行前給父母

發了一封電子郵件，向他們解釋他們為什麼去天安門。他說：「我們的父母嚇壞了，天天看新聞報導，等待我們的消息，當時他們還不了解法輪功。」回來後，傑瑞德當面向父親解釋，講述真相，從此一切誤解都消除了。

「我們父子關係從來都沒有這麼親近過，他對法輪功很尊敬，對把我和我哥哥變成好人的法輪功創始人也很尊敬。」傑瑞德說，「當時我只有21歲，這是我唯一一次去中國，也是我有生以來做的最有意義的事情之一。」



圖：杰瑞德於2002年2月14日前往中國北京和平請願，返抵美國時，在機場受到熱烈迎接。

給局長送禮未成 卻有緣入道得法

文／大陸新學員

我是大陸某單位一名中層負責人，得法一年多了，很早就想把自己的得法經歷寫出來，但好多次無論怎樣寫，都覺的太過於平淡，不足以表達自己內心感念師恩、有幸得救度的真實感受，但同時又覺得為證實大法應該儘快寫出來，所以今天我就衝破阻力，平和道來，希望與新同修交流，也誠望老同修指正。

我的得法經歷較為奇特：起因是孩子調入一家機關單位後，打算去局領導家好好「意思」一下，眼下不都時興這個嗎？無禮不成事嘛。於是，我就事先準備了一張貴重的禮卡，得悉該局長的住處後，有一天，我便帶著禮卡逕直來到局長家。進門簡單客套幾句後，見他言語和善，待人真誠，我心裏踏實了許多，心想：看來這次定會禮到事成，決不會白來。

我將禮卡放下後，簡單介紹了孩子的情況和我的來意，局長溫和的平視一眼禮卡，開門見山的正言說道：「我是一名信仰真善忍的大法修煉者，所以呢，做一切事啊，我也是謹遵真理而為之，我非常體諒和理解家長的苦心，而這個禮卡哪，我是不能收啊，我要跟你講明讓你放心的是：像這類事我天天經手的太多了，

一貫如此，你別介意，我若見禮行事，見錢眼開，豈不是在放縱自己，有違本願？你只管放心好了，我自會公道安排處理好一切的。」

他的真誠和善良，在我多年所見所聞的經歷中，真讓我耳目一新，內心欽佩，他接著說：「你知道嗎，現在法輪大法已洪傳世界八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師父榮獲世界兩千多個獎項，法輪功修煉者從普通民眾，到高級知識份子，幾乎遍佈各行業各階層；而中共以『假惡鬥』的邪教本質迫害大法，實在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當前退黨大潮迅猛向前，邪黨喪鐘早已敲響，所以要趕快退出邪黨。今天你無論什麼原由來到這裡，機緣難得啊，我送你一套《九評共產黨》光盤和大法資料，你看後一切都明白了……」

就這樣奇妙，送禮未成，卻有緣意外得到如此珍貴的收穫，我頓覺塵封已久的心靈之鎖，正被漸漸打開。

回到家，我把《九評共產黨》及其他資料通通都詳覽一遍，靜思良久，我開始嚴肅思考長期盤旋在腦海中的種種疑惑：法輪功洪傳世界八十多個國家為什麼卻獨遭中共打壓？中共為什麼極端

仇視迫害法輪功？法輪功修煉者為什麼修者日眾？覺醒世人為什麼勇退邪黨？為什麼大法修煉群體中有不少高級知識份子、專家、學者、教授、碩士博士？難道他們不理智嗎？不聰明嗎？學識淺嗎？匆匆人世中生命等待的到底是什麼？大法學員慘遭迫害為什麼堅如磐石？歷盡魔難為什麼堅忍不拔？巨大付出中為什麼還在不停的講真相？……

在沉思與渴望中，我打開動態網，很快找到了明慧網，展現在我眼前的是一個讓我嚮往已久的明亮全新的世界！慈悲的師父一直在那看著我們、等著我們。迷濛中我從新找回了生命的歸宿和期待，揮去封塵，漫長歲月中生命的真諦只為今天哪！我流著淚虔誠的下載了師父全部大法書和經文。

迷途知返，我找到了人生的航線：紅塵漸醒，我尋回了本性的真我；從那一刻起，萬世有幸，我走進了開天闢地都未曾有過的大法修煉中來，自此，我將珍惜機緣，勤而行之，精進實修，圓滿隨師還。

我聽聞真相幸得大法，我也正把大法真相講給更多世人。

中國人需要什麼樣的奧運？

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列強入侵，割地賠款，使原本以「天朝上國」自豪的中國人，民族自尊受到了極大傷害。一百多年來，炎黃子孫夢想著重振祖先的雄姿，以嶄新的面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四年一度的奧運會也一直是中國人期待的機會，人們期待，一場中國人主辦的奧運能向世界展示華夏民族的風采。

然而這種民族感情卻被中共劫持了。中國人對奧運的期盼，反成了中共行惡的冠冕藉口。如2006年6月至9月，北京以奧運的名義強行關閉了50所農民工子弟學校。本來這些對北京建設作出巨大貢獻的人們的子女的義務教育，應該由政府承擔（這只需要中共每年6千億公款吃喝的零頭），中共不但不解決，反而強行解散學校；2006年10月30日錦州大法弟子李鳳秋被錦州太和分局和西郊派出所惡警綁架，送至遼寧省瀋陽馬三家教養院，中共拋出的理由是「法輪功阻礙奧運會」，說抓她是省裡的指示，由市公安局局長批示的；2007年4月14日，六名河北省秦皇島市山海關大法弟子被當地惡警綁架。四月二十八日，大法弟子劉長富、楊曉勇、韋丹權、安玉敏、程超被非法勞教。他們被抓並非犯了什麼罪，據抓人者炫耀，上面撥款十萬元專款，要破獲法輪功「破壞奧運」的大案，他們僅跟了二天就「破獲」了。由此可見，奧運已成中共加重迫害中國人的藉口。

中國人期盼奧運，是期盼

奧林匹克的精神：寬容、理解、友誼、和平、公正能在中國發揚，期盼奧運真正促進中國社會自由進步、中國民眾的人權得到改善，期盼世界看到中國人也和一切其他民族一樣，我們並非只關注物質生活，我們也同樣有豐富多彩的自由思想、信仰、價值和理念而又能和平共處，而非中共黨文化包裝下強制進行的機械「統一、團結」。

而中共所作所為，恰恰和中國人的期盼相反，和奧林匹克精神背道而馳，和國際社會期盼的改善中國人權、增進自由也完全相左。2001年中共申奧成功至今，中國民眾的基本人權狀況，反而更加惡化，從維權人士、維權律師、異見人士、新聞記者，到上訪民眾、法輪功學員的基本人權均受到普遍侵害乃至完全踐踏。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尤甚，甚至更包括了滅絕人性的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牟利等殘忍手段；被殘忍迫害致死者達3030人，並阻止國際社會調查。2005年，一個信息刊物披露，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劉京受命在奧運會開幕前消滅法輪功，並向全國公安部門下達指令。這哪裏有奧運的公正、理解、寬容可言？

據公安部門人士透露，2007年4月初，中共公安部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局、局密發《關於嚴格開展奧運會及測試賽申請人員背景審查的通知》。這份通知中將千千萬萬中外人士排除在預計2008年將在中國舉行的奧運會之外，請問哪裏有奧運強



圖：象徵奧運精神的奧運聖火。

調的公平和參與精神？通知分類很細，這裡僅舉幾例可見其野蠻，被排除的人包括：意識形態領域重點人員；「法輪功」人員；對黨和政府嚴重不滿人員；與境外勢力相勾結「告洋狀」人員……，總而言之，是按照頭腦、思想來劃分的（這正是中共邪教的特徵）。

很明顯，中共想利用奧運，綁架中國人的民族感情達到自己的目的，為美化其統治服務。這和炎黃子孫期盼的、和國際社會期盼的奧運背道而馳。1936年美化納粹的柏林奧運是德國人永遠的恥辱；每個炎黃子孫也該認真想想，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奧運？

中共作為中華民族的罪魁，屠殺了8千萬中國同胞，迫害正信、根除民族正統文化、摧毀社會道德、毀壞生態環境，它有什麼資格主辦北京奧運？有什麼資格和能力展示中國人的真正精神面貌？

答案是顯然的，炎黃子孫需要的是一個真正中國人主辦、擺脫共產黨控制的奧運。

三言兩語

換個角度看問題

法輪功不讓吃藥嗎？

首先，法輪功沒有規定煉功必須不吃藥，法輪功的法理只是講清了生病的根本原因，講清了吃藥與煉功之間的關係。

其次，是藥三分毒，生病一定要吃藥嗎？世界衛生組織曾統計過，各國住院病人發生藥品不良反應的比率在10%至20%，其中5%的患者因為嚴重的藥品不良反應而死亡。在西方，醫生用藥也是非常小心的。有小孩的都知道，西方的醫生不是隨便就給孩子開藥的，而是動不動就要孩子抗著。

再則，法輪功是修煉，不是以治病為目的。法輪功能起到很好的祛病健身的效果，不少患有癌症、心臟病、尿毒症、癱瘓這類重病的病人在修煉法輪功之後都痊癒了，但這是按照「真、善、忍」法理修煉的自然結果。

那麼有的人如果把煉法輪功僅僅當作治病的一種手段，並不按照法輪功的法理修煉自己，有了病也不去醫院，那完全是其個人的選擇，就如同一個病人是按照西醫的辦法治療，還是遵從中醫的方法祛病，這只是個人行為。其實，抱有治病心理而來的人，他的病通常都是醫院治不好的各種慢性病和疑難雜症，只是看到法輪功超常的祛病健身的療效才來。但是，以治病為目的的煉功根本不符合法輪功的修煉要求。

修煉法輪功，要想好病，就得按照法輪功的要求去做，要做個好人，要提高心性，平時要時刻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態，而不是只做動作就可以的。那醫院治不好病，病人失去了生命，是不是就可以說醫院邪惡，就說醫生邪惡？更不用說那些根本不遵照醫囑而行的病人了。

還有一點，中共在誹謗法輪功時格外強調「有病就打120」，好像中共治下全體百姓都享受著公費醫療一樣，這種塗脂抹粉很拙劣。現在的中國人「看不起病」是誰都知道的事實。

有病不願看，看了又捨不得買藥，這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就算有醫療保險，數額也很有限。「看病難」是中共的政策造成的。根據衛生部第三次全國衛生服務調查數據顯示，中國有48.9%的群眾有病不去就診，有29.6%應住院而不住院，而且全國有80%的醫療服務資源集中在城市，佔人口多數的農村缺醫少藥的情況仍較為嚴重，全國有44.8%的城鎮人口和79.1%的農村人口沒任何醫療保障。小小一個感冒，就要花數百元，病再大一些，就得數千元甚至數十萬元之巨，對於年收入只有數千元的大部分城鄉居民而言，得了這樣的病，只有自恨自怨的份兒，「等死」也不是什麼危言聳聽。

中共砸「鍋」背後的秘密

大躍進期間，中共強行砸百姓的做飯鍋，說是發展工業，大煉鋼鐵，後來引發大饑荒造成三千萬中國人活活被餓死。二十一世紀，中共又砸「鍋」，藉口同樣冠冕堂皇——維護穩定。近日，在「人大」會召開期間，由河北省安國市政府、公安局、工商局、有線電視台等部門組成的小組人員，在各城鄉內執法犯法，強行砸毀衛星接收器（大鍋），並以阻止不穩定因素為由，讓老百姓安裝有線電視，這直接損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說砸就砸，這有什麼法律依據？這還有老百姓的活路嗎？老百姓辛辛苦苦積點錢容易嗎？對百姓家有衛星接收器的（大鍋）強行砸毀、拆除，這嚴重的侵犯了百姓的切身利益。

百姓如水，官如船，唐太宗李世民說過，水能載舟也能覆舟。作為一方父母官就得保一方百姓平安，否則將不得民心，也難立足於世，屆時親者恨，眾叛親離，民心縱湧，那百姓的意願就要用一個正常的渠道來疏通。

買衛星接收器（大鍋）只需二百多元錢，可以用上幾年，可是安裝一個有線電視，初裝費需三百多元，每年還要交一百二十多元收視費，如果家有兩台電視再交一百七十元的初裝費，每年再交六十元的收視費，而且看的節目是被篩選過的，看不到真實的報導。

百姓也有知情權，為什麼中共要強行剝奪人民的知情權？人

民有評判是非善惡的能力，不需要有什麼人來操控人們的思想，選擇什麼是百姓的自由。再說百姓買回的東西屬於私有財產，任何人不得侵犯。誰去砸百姓的鍋誰在犯罪，百姓有權上告。百姓強行制止來砸鍋的人的行為，是屬於正當防衛。

為何中共冒天下之大不韙一意孤行，強行百姓按他們的意願去行事，目的是掩蓋什麼呢？

原來通過衛星接收的電視節目很多都揭示了在中共執政五十多年來毒害人民最深的謊言：揭露出來「長征」（大逃亡）、抗日（游而不擊，發展勢力）、歷次運動殺人，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八九年六四學潮，這是一次反貪污反腐敗的爭取人權的愛國運動，可是兇殘的中共竟向廣場的學生開槍。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牟取暴利。

中共執政這些年，被害死的人數高達八千多萬，等等的真實情況，和最近發生的「定州電廠慘案」內幕，和剛發生在廣西博白地區因中共強行計畫生育一事，引起近五萬人的暴動，砸毀帶有中共字樣的牌子，燒燬中共的轎車、房屋等等一些真實性的報導。

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官商勾結，欺詐百姓錢財，把百姓往死路上逼。正所謂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在有線電視節目中根本看不到外面世界真實的情況，中共只往臉上抹粉，對它不利的事

情它都要掩蓋，可是中共的所作所為在衛星電視節目中是掩蓋不了的，它用它的強權政策欺騙中國人民。

中共之所以要砸毀大鍋就是不想讓中國人民知道他們的累累罪行。身為中國人有權知道現在國內所發生的一切，中國的未來將何去何從，這是每個中國人所關心的，百姓們用你的大鍋（衛星接收器）快來調試吧！看看外面的世界在發生著什麼！

文/大陸大法弟子



圖：中國大陸的衛星天線陣。

「草原英雄小姐妹」如此出籠

發生在四十年前的「草原英雄小姐妹」故事可謂家喻戶曉，很多人為之感動，如今還以動畫片和兒歌等形式流傳著。而最近被披露出的整個事件真相，卻讓所有人瞠目結舌。

知情者陳弘莘女士，當年事件發生不久她曾親自採訪過「草原英雄小姐妹」龍梅、玉榮和其他當事人，她說：整個事件和後來新聞報導的內容大相逕庭，真實情況是：龍梅、玉榮的父親那天跑去喝酒，把羊交給了兩個小孩，結果造成了孩子被凍殘的悲劇。真正救了龍梅的是一位被下放到當地的「右派」。他當時到車站送兒子，回來的路上，隱約看到一大群羊和一個步履蹣跚的孩子在風雪中，感覺不妙，於是跑過去查看。當時十一歲的龍梅已神

志不清，只是下意識的跟著羊群走，嘴裡反復叨叨「還有妹妹」。那個人把龍梅抱到了車站辦公室，站裏用手搖電話通知尋找另一個女孩。當時九歲的玉榮已凍僵倒在了山坡上，後來被一個扳道工發現。

這個人間悲劇卻因為中共宣傳的需要，搖身一變成了小姐妹在風雪中勇救公社羊群的「英雄事跡」。因為怕真相敗露，那個好心的「右派」被關進了監獄，罪名是他要強姦龍梅和偷公社的羊。龍梅甚至按照中共的指示，在萬人批鬥大會上指控她的救命恩人。玉榮卻覺得這樣做愧對良心而保持沉默。而當時的知情人士都怕被打成反革命被迫害，為保全自己而不敢說出實情。

就這樣，謊言被成千上萬遍

轟轟烈烈地宣傳著，欺騙了四代中國人。然而，中共用這樣的手法製造的「故事」又何止這一個呢？而謊言的背後又是什麼呢？只能是殘忍與醜惡。

從荒唐的大躍進造成的三年大饑荒（餓死幾千萬同胞）；到文革中父子相鬥、師生相殘等人間慘劇遍山河，到九九年鎮壓法輪功，江澤民密令打死算自殺……墨寫的謊言掩蓋不了血寫的事實。

很多人讀過一本風靡海內外的奇書——《九評共產黨》後，都恍然大悟，也徹底了解了中共的邪惡本質和歷史的真相。如果有幸能得到這本書，相信您仔細閱讀後一定也會感到受益良多的。

瘟疫是如何被消滅的

這是個古羅馬帝國時代的真實故事，它告訴我們瘟疫是如何發生的和如何真正被消滅的。

巴斯弟盎生於米蘭，父母均為虔誠教友，他從小也跟隨父母信奉天主。在基督徒受羅馬帝國迫害時，他是十多歲的年輕人，便於西元283年時，自願前往羅馬充當士兵，雖然他本來是很討厭從軍的。

從軍後，因為他的勇敢與品行端正，

受到羅馬皇帝離克先的賞識，擢升為御林軍長，如此便給了他更多機會去鼓勵教友的信德，使他們在困難的環境中堅持下去，不背棄天主。

有一天，有兄弟兩均因罪入獄，被判斬首，因他們的雙親懇求，因此延了三三天，巴斯弟盎便到監獄去看望他們，並向他們說了一番道理，旁人聽了都非常的感動，有16個囚犯和1個獄卒願意受洗入教，

巴斯弟盎便請了一位神父為他們講解道理，並為他們受洗。

領洗時，聖水滴到了兄弟的父親身上，他的病即刻痊癒。當時，羅馬市長也患有此病，聽聞後，便藉由巴斯弟盎的介紹而獲得痊癒，他便即刻要求領洗，成為教友，並下令釋放獄中的教友，他個人的奴隸也獲得了自由。最後，他因為成為教友辭去了市長的職位，他一點也不

惋惜。

有人在皇帝面前控訴巴斯弟盎是教友，皇帝便叫他來，並斥責他忘恩負義，不忠君主。巴斯弟盎答道：「誰能比我更善盡公民的天職呢？我每天祈求天主，賞我國國勢昌隆。」這幾句話讓皇帝困惑了，但是，他最後還是下令弓箭手用亂箭射死他。但是弓箭手平時都敬重巴斯弟盎，便把箭射向其他不是要害的部分。

一位好心的婦人前來領取屍體，以便埋葬，可是卻看到巴斯弟盎還沒死，於是細心治療他的創傷。不久，巴斯弟盎就自己去面見出巡的皇帝。

皇帝一見他，大吃一驚，巴斯弟盎用嚴肅的口吻對皇帝說：「陛下若願國泰民安，請立刻停止使無辜的人流血！」皇帝聽了怒不可遏，令人用亂棍打死了巴斯弟盎。

公元680年，羅馬城瘟疫大流行，人們虔

心認錯，敬捧巴斯弟盎的聖骨遊行，瘟疫因此而停了；各國人民紛紛來請求巴斯弟盎聖骨。後來發生兩次最著名的聖跡乃是1575年於米蘭、1599年在里斯本，兩座城都發生瘟疫蔓延，死人無數，居民於是虔心懺悔，敬捧聖骨繞市，瘟疫由此而停止。

並非捧著聖骨遊行就能讓神停止懲罰人類，而是因為人們發自內心的認錯與重新奉行真理。◇



埃菲爾鐵塔

執行與服從

一九四四年八月，希特勒任命肖爾蒂茨將軍為德軍大巴黎市衛戍司令，並命令他一旦巴黎遭到進攻，就要將其徹底炸毀。希特勒還強調巴黎「必須被完全摧毀，無論是教堂還是藝術博物館。」

「鐵血將軍」肖爾蒂茨一九一四年入伍，曾身經百戰，戰功顯赫，上級對他的評語是「從未質疑過任何命令，不管這個命令有多麼殘酷」。然

而，這次他領受的在必要時摧毀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之一——巴黎的任務，使他開始在軍人職責與道德良知之間猶疑不定。

就在這時，巴黎起義爆發了。這為他拖延執行命令提供了藉口。通過中間人，他告訴盟軍，只有儘快佔領巴黎，才能阻止這場災難。八月二十五日盟軍潮水般地湧入巴黎市區，德軍的抵抗宣告徹底瓦解。巴黎城得救了！

一句話破案

明朝初年，某縣有一商人欲外出販賣，上船等待僕人。因為商人的包裹沉重，獨身一個人，船停泊的地方又偏僻，船家忽然生了邪念，將商人擠入水中，把他的包裹藏起來，然後到商人家叩門大呼：娘子，官人怎麼還不上船來？商人妻子很吃驚，忙催僕人去看，僕人沒有找到主人就回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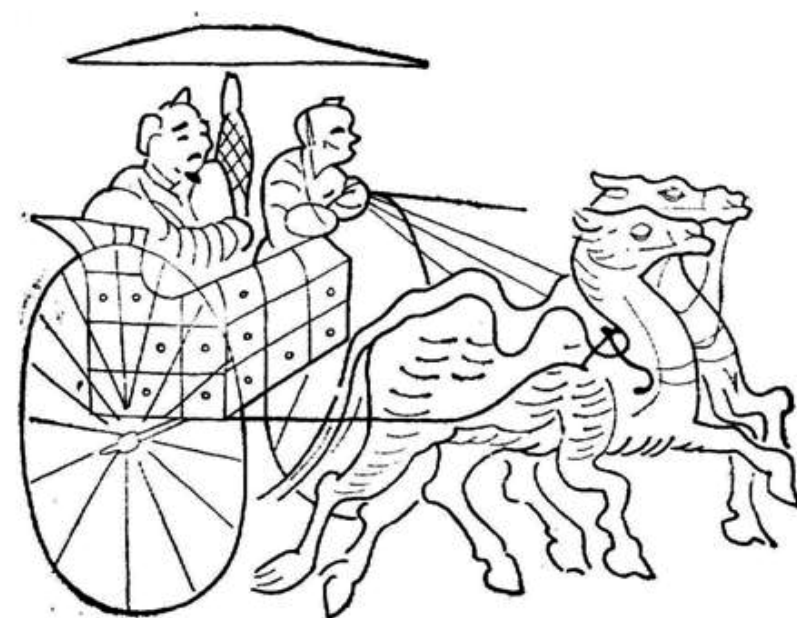
因為四處都沒找到人，只得報到鄉里，鄉里又報到縣裡，縣令傳船家和鄰人，反復詢問，因為找不到頭緒，無法結案，拖了好幾任縣令也是這樣。後來又來了

一個新縣令，讀過卷宗後，傳商人妻子來問：船家初來時，是怎麼說的？商人妻子說：我丈夫離家很久後，船家來叩門，在門外急呼：娘子，官人怎麼還不上船來？只是說了這些。縣令又召船家來問，船家說的也是一樣。縣令說：殺人的一定是你了，還要別的什麼證據嗎？你明明知道官人不在家，所以叩門稱娘子，哪有見人不來，去家裏找而不直呼其人的道理？船家嚇的說不出話，只得服罪。這正是，賊有賊智，謊言只能迷惑一時，因為善惡有報是天理。◇

寬恕得人心

魏霸，字喬卿，是東漢濟陰句陽人，歷官至長樂衛尉、光祿大夫，家中世代懂禮儀，魏霸處理事情總是遵循寬恕簡樸的原則。魏霸自幼父母雙亡，與兄弟們同住一起，一家人和睦相處，令鄰居們十分羨慕。建初年間，魏霸被推舉為孝廉，和帝時升任巨鹿太守。任職期間，他的下屬如果有過失，魏霸總是先給他們一些機會，先勸慰說服他們自己反

省改過，如果執意知錯不改的，魏霸這才罷免他們。有官吏到他面前說別人的壞話，魏霸總是說那人的長處，始終不說那人的短處，這樣那說壞話的人自己就感到慚愧了，也就不再說壞話了。周圍的官員下屬因此都很尊敬和佩服他。永元十六年，魏霸被任為大匠，主持建造順陵。當時正值隆冬，地都被凍了，所以施工很遲緩，宮中的使者為此多次懲罰縣吏，而魏



霸從來不嚴厲責罵他們，只是安撫他們，慰勞他們說：「讓各位受污辱，這都是我的過錯。」這些官吏心存感激，都盡力工作，施工

進展快了好幾倍。人都有缺點和犯錯的時候，以權勢壓人，這最多只能讓人表面服從；而寬恕大度待人，這才能從根本上改變人心。◇

善惡一念間【七】

〔編者按〕古云「福禍無門，惟人自招」，我們的祖先一直相信善惡有報。其實有心人在中國大陸做一個小統計就會發現，在直接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的部門，重病發病率、非正常死亡率都遠遠高其他同類部門。難道這都是偶然的麼？《明慧網》公佈了上萬例有據可查的因緊隨中共流氓集團迫害法輪功而遭惡報的人。我們將陸續選登一些實例，希望引起讀者深思，特別希望如有親人、朋友從事此類工作的讀者，能將法輪功的真相告知親友，並勸他們替自己的未來著想，善待法輪功學員。

◎山東省招遠市泉山派出所警察姜旭陽，男，四十三歲，專門負責迫害法輪功。幾年來，姜旭陽一直盲目的跟隨惡黨作惡，曾多

次參與抓捕迫害大法弟子，他帶領警察非法闖入大法弟子家中，象土匪一樣抄家、綁架大法弟子，強迫大法弟子簽字、按手印。對關押在泉山派出所的法輪功學員，百般刁難，又打又罵，不准大法弟子上廁所。二零零七年五月十八日姜旭陽死在濟南醫院的手術台上，從檢查出肺癌到死亡僅兩天的時間，連治療的機會都沒有。

◎瀋陽市沈北新區秋家溝村長舉報大法弟子遭惡報。遼寧省瀋陽市柳條河兩位大法弟子在發真相資料時，被秋家溝村長栗某某發現舉報派出所，後被送到馬三家教養院遭迫害。栗某於2006年在騎摩托車時從車上掉下來摔死，年齡才40多歲。

◎銷毀大法真相光盤遭報應。王惠蓮，保定地區定興縣北河鎮十五汲村人。2006年的

臘月中旬，王惠蓮偶得大法弟子冒生命危險送的真相光盤，就拿到磚廠當眾砸壞光盤。臘月底，王惠蓮突然病倒，很快到北京的幾個大醫院去檢查。正月初，經北京幾個大醫院診斷，確定是腦瘤，並急需醫治。人們都說王惠蓮這樣是她毀壞大法真相光盤所遭的報應。

◎河南省新鄭市辛店鎮邪黨原政法委書記周翠玲在1999年—2002年期間迫害法輪功學員。一到敏感日，她夥同鎮信訪辦主任張俊凱把全鎮學過法輪功的人，全部叫到鎮政府大禮堂報到，不去者罰款一百元，致使多人遭受迫害。認識她的學員對她講真相，勸誠與救度她，她後調到新鄭市老幹部局工作，於2003年春天得子宮癌死亡，死時41歲。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區邪黨區委副書記，40多歲，分管政法委及「610」頭子，追隨江澤民流氓集團迫害大法弟子很賣力，

2007年三月二會散會去米囉咖啡廳喝茶出來公路上被一輛麵包車撞倒在地，當場死亡。群眾都說，貪官遭報應被撞死。

◎盯梢大法弟子的楊金林車禍死亡。楊金林，現年47歲，家住湖南省攸縣城關鎮勝利社區側背塘弦巷11號。楊金林於2007年5月24日凌晨4點鐘左右，正盯梢大法弟子時，其摩托車與一大卡車相撞，並連人帶車被大卡車甩至幾米遠的花池旁，楊當場死亡，其摩托車即時起火爆炸。中共湖南省攸縣政法委、公安局、610、城關派出所等近年來又糾集社會上的閒散人員、流氓地痞、失業人員、轉業退伍軍人等，組建一批「聯防隊」，專門非法迫害大法弟子，並許諾他們每抓捕一名大法弟子獎勵現金1000元。他們日夜24小時巡邏，監視或抓捕大法弟子，楊金林即為其中一員。◇

三世記憶 恍然徹悟

唐朝的時候，有一個人當了省郎的官，因官運不怎麼亨通，不管做什麼事情，往往都不如他的心意，所以時時出去，想藉遊玩散散心。有一天，他到了京國寺，遊倦了，就寄宿在寺裏。晚上做了一個夢：他夢中走到一處岩石下，碰到一位老和尚；在老和尚的

面前，有一個極小香爐，爐檀香煙裊裊上升。老和尚對省官說道：「這小香爐中的香煙還是你許願時留存下來的，現在你已做了三世人了。第一世你是唐玄宗時代的劍南安撫巡官；第二世你是憲宗時候的西蜀書記，第三世就是現在的省郎官。」他聽了老和尚這番話，恍然有點覺悟，彷彿記憶三世所做的官，都是庸庸碌碌，一

事無成。

於是，再也不願意在宦海裏浮沉，對人生似乎恍然徹悟。

人活著究竟是為了什麼？老和尚點悟省郎官這一點。無論一個人在一生中有多大的官，發多大的財，死的時候卻什麼也帶不走。

世間之事皆如過眼煙雲，萬年難遇的法輪佛法就在眼前，請君珍惜！◇

成都殺人不見血的『白衣魔窟』

醫生的天職本該是救死扶傷，然而邪黨卻利用陞遷、獎金等手段，誘惑、脅迫一些醫院的領導和醫護人員罔顧醫德和良知，對信仰堅定的法輪功修煉者用殺人不見血的「醫療」手段進行殘害，將醫院變成了有系統、有步驟的虐殺法輪功學員的「白色魔窟」。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區人民醫院，已改名為「成都市青羊區新華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是

成都看守所的指定醫院，聽命於成都市「六一零」，對不放棄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進行摧殘性灌食和輸注有毒藥物，是惡名遠揚的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場所。目前已知該院虐殺的法輪功學員有趙忠玲、鄧建萍、陳桂君、段世瓊、黃麗莎、胡紅躍、沈立之等十人。

青羊醫院在四樓的左側，設立了戒備森嚴

的關押法輪功學員的警戒區，由荷槍實彈的武警一天三班、每班三人、二十四小時把守，嚴密封鎖消息。醫院對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採用了偽造姓名、年齡和「病歷」等方法消除迫害罪證。遇害法輪功學員的遺體被運往成都鐵二局中心醫院的太平間，在指定的溫江殯儀館做不記名火化。

一位六旬女學員從該院死裡逃生，以下是她對青羊醫院虐殺法輪功學員的親身見證片段：

「我旁邊病床的是三十多歲的黃麗莎，四川峨眉人，因不放棄修煉、絕食抗議非法迫害，被從看守所轉過來。她被強制二十四小時輸入不明藥物折磨得吐血、便血，我進去的第二天，極度痛苦中的她整夜不斷的慘叫，零二年十月十七日早上她含冤離世，幾分鐘後就被送走火化了。

「第六天即十月二十一日，又送來兩位同修，叫胡紅躍、張亞林。之前，她倆已絕食三十多天。每天惡警不堪入耳的辱罵，甚至拳打腳踢，不給開腳鍊，她

倆只得在床上解便，睡在又髒又臭又濕的床上，承受著非人的折磨。到了十一月，惡醫開始使用破壞中樞神經的藥物，她倆精神恍惚，失去了記憶。十一日，胡紅躍在生不如死的痛苦中掙紮了一夜，第二天上午逝去；張亞林雖逃脫死難，但已精神失常，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我就親眼看到青羊醫院害死二個人！」

法輪功學員鄧建萍，女，42歲，於2004年3月17日在成都火車北站附近租住的房子內被警

察綁架，非法關押在看守所，遭受殘酷迫害，7月22日被送到青羊區人民醫院。8月10日，她的父母、兄長到醫院探視，只見她骨瘦如柴，不能動彈，而腳上還戴著幾十斤重的腳鍊，三伏暑天還穿著一件她被綁架時穿的紅色毛衣，臀部皮膚大面積潰爛。鄧建萍於第二天（8月11日）中午死亡。

二零零七年五月初，又傳出成都市錦江電機廠女職工趙忠玲被該院虐殺的消息。趙忠玲是個工作認真出色、有口皆碑的好

人，單位曾一個月就發給她上萬元的獎金。只因堅持「真善忍」信仰，她前後被非法關押五次。零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成都市金牛區檢察院的人反復打電話找趙忠玲，要她去一趟，這一去就再沒回家。幾天後，年過七旬的父母才得知女兒已被非法抓進郫縣看守所。她以絕食抵制非法迫害，被轉入青羊醫院，被強制輸入不明藥物，喪失了說話能力。五月五日凌晨，四十四歲的趙忠玲含冤離世。

活生生的人給害死了，中共

政權的惡徒還毫無人性的不准家人見其遺體。當趙母悲憤質問：「你們給她扣上『利用X教擾亂社會治安』的帽子，具體她干了啥？犯了哪條？哪款？」惡徒叫囂：「對法輪功，我們想抓就抓，想什麼時候抓就什麼時候抓！」

目前還有好幾個法輪功學員在該院遭受摧殘，其中有原成都市鄉鎮企業管理局（成都中小企業局）副局長黃敏，另一位沒報姓名的法輪功學員也生命垂危。



黃麗莎
於2002年10月17日去逝



陳桂君
於2003年12月21日去逝



鄧建萍
於2004年8月11日去逝



胡紅躍
於2002年11月去逝



段世瓊
於2003年9月16日去逝

趙廣喜夫妻遭受的迫害



圖：趙廣喜全家（妻子王桂華仍被關押）

【明慧週報訊】2007年1月29日，黑龍江省雙城市團結鄉富國村趙廣喜，一個信仰「真善忍」的好人，在中共對大法弟子的這場迫害中失去了生命，年僅42歲。

趙廣喜的妻子王桂華因為修煉法輪大法被當地惡人關押在哈市萬家勞教所裡，趙廣喜臨終時都沒有和妻子見上一面，家中扔下未成年的兒子。

趙廣喜夫婦一九九六年開始修煉法輪功，按「真善忍」標準要求自己，去掉不好嗜好，善待他人，道德回升，夫妻和睦，生活樂觀。1999年7月迫害開始後，趙廣喜被團結鄉政府非法抓進雙城看守所，關押期間遭到犯人毆打，關押二個多月後被勒索金錢放回。

2000年12月份夫妻進京上

訪，被綁架後關押在雙城第二看守所，又被轉到第一看守所；到第一看守所幾天後，趙廣喜等十多人又被秘密轉移到哈爾濱平房看守所，監獄警察指使犯人對趙廣喜毒打。12月份正是數九寒冬，犯人把他的衣服扒光，摠蹲在自來水龍頭下，打開冰冷的自來水從頭頂澆下，一直澆了很長時間。

看守所內住的大舖有二尺高，犯人把他摠倒後，下巴擔在舖沿上，嗓子部位卡在舖木板沿稜上，把他的小腿往上抬，雙膝著地，雙手背到後背上，身體挺直，這樣使斜著懸空的身體的重量都壓向嗓子部位，被舖沿稜卡的上不來氣，難以說出的疼痛。還有就是用塑料鞋底猛砍大脖子筋，把頭扒向後砍前邊喉嚨部位，血從咽喉中流出來，嚥不下

飯，口渴的不行，喝水就從鼻孔嗆出來。

還有一種犯人叫「划船」，也叫「推搡」的折磨人的方法。就是四、五個犯人把人摠扒在地，然後一個人騎坐在後背上，後邊兩犯人一人抬起趙廣喜的一條腿往高抬，前邊兩個犯人抬起他兩胳膊直立起到後背，畫圈往前推到頭部，這樣使被害人直接造成損傷，甚至殘廢。犯人還把牙刷把夾到趙廣喜的食指和中指之間，然後攏緊他的五指，使勁轉動牙刷桿，把手指絞破出血了，十分疼痛。此看守所被中共惡黨樹為「文明單位」。

在看守所差一天就過年了，他們又被送到哈市長林子勞教所繼續迫害。到勞教所以後的惡劣環境中，在長期受到虐待，生命處於危險中，趙廣喜採取絕食的

辦法，要求無條件釋放，結果又被勞教所強行灌食，用手指粗的管子從鼻孔插入插到胃裡，每天一至二次。

到了2001年5月份左右，趙廣喜的身體已被傷害的出現嚴重的肺氣腫等病的狀態，喘氣不正常，全身浮腫，腳腫的平時的鞋穿不進去，滿身疥瘡，這種情況勞教所也不放人，他被隔離關押。一直到2001年7月病情非常嚴重，勞教所把趙廣喜帶到市內醫院檢查，已是肺結核晚期不可救治。惡警預料很短時間內必死無疑，才決定放人。

趙廣喜和妻子王桂華2000年是一起被關押勞教所的，王桂華在哈市萬家勞教所，當時孩子只有11歲，父母被非法勞教，在家只孤身一人無人照看，他的姨看到這種情況把孩子領回自己家住著。後來他的姨找鄉政府說明孩子情況，再加上勞教所檢查出趙廣喜已不行了，讓往回接人，這樣王桂華在2001年7月6日被放回，也就是比趙廣喜提前回到家幾天。

去接人的當天，家人幾乎認不出來他了，原本健康的身體，在這短短的七個多月竟被迫害到這種程度。

趙廣喜被放出的第二天，勞教所把修煉人和普通犯人集合到一起，主抓迫害法輪功的所長石昌敬講話，在幾百人面前他提到趙廣喜說最多也活不過去二、三個月，醫藥不能救治，說的十分肯定。

趙廣喜被接回後，整個身體頭和手、都浮腫著，腦袋顯的大了很多，喘氣費勁。當時正是2001年夏季，給他冰棍有時手都拿不住，因為身體浮腫嚴重，上不了炕，只能在地上或用人往炕

上抬。

王桂華每天用很多時間陪在趙廣喜身邊給他讀修煉的書《轉法輪》，經過不斷堅持學法煉功，趙廣喜的身體也在漸漸恢復，那時有的煉功人也常去看他，幾個月後他終於從死亡線上走了回來，身上的疥瘡二年後也逐漸消退下去，在沒用一片藥的情況下逐漸恢復健康。這是勞教所的人怎麼也想不到的。

趙廣喜身體逐漸好轉，到2005年後從外觀上看已非常正常。然而就在2005年一月份，趙廣喜的妻子王桂華告訴別人修煉大法會受益，天安門自焚是造假，為了讓人明白真相，不被欺騙上當，在杏山鎮雙山村遭人舉報，被杏山鎮派出所綁架送萬家勞教三年。

由於惡人對妻子的迫害，給趙廣喜在精神上造成很大壓力，他知道在這不講人性的人間地獄裡不管誰被關進去，都會被在精神和肉體上造成不同成度的傷害，嚴重者甚至死亡，在萬家勞教被放回來後的人說：王桂華在裡面被上過大掛的酷刑。

在長期精神壓力下，2005年底，趙廣喜的體質明顯下降，當年在勞教所被迫害造成的肺結核又復發了，引起胸積水等各種病，2006年中旬已行動不便，七、八月份生活基本不能自理。

到秋收時，因趙廣喜已沒有勞動能力，60多位修煉人自發的來幫忙，加上他五、六個親屬一起把黃豆、包米收了回來。

趙廣喜病重期間家中親人雖然帶他到醫院醫治也不見好轉，家中幾千元的積蓄已所剩無幾，病情惡化。到2007年1月29日晚，趙廣喜停止了呼吸。

加拿大維多利亞市市長宣布「法輪大法月」

鑒於，法輪大法是一門基於「真、善、忍」法理的高層次性命雙修功法；並且更多的加拿大人正在修煉法輪功，淨化他們的心靈，提高身體素質；並且

鑒於，法輪大法強調整體改善健康，包括遵循宇宙的慈悲特性「真、善、忍」，提高一個人

的道德品質以及煉柔和的氣功功法，大法修煉者在各種環境中努力做一個好人；並且

鑒於，自從李洪志先生將法輪大法傳播給公眾以來，法輪大法已經為修煉者帶來身體健康和內心和平；並且

鑒於，我們尊重人民自由選

擇信仰的權利；並且

鑒於，加拿大法輪功學員在今年五月參加在多倫多舉行的「加拿大法輪大法心得交流會」，並且，於五月在加拿大各地舉行各種活動慶祝法輪大法月；

鑒此，我，維多利亞市市長

阿蘭·羅維 (Alan Lowe)，特此褒獎二零零七年五月份為BC省首府維多利亞市「頌揚真、善、忍的法輪大法月」。

市長阿蘭·羅維 (Alan Lowe)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圖：法會期間冒雨遊行。

烏克蘭法輪大法修煉心得交流會圓滿結束

【明慧週報訊】為期三天的烏克蘭法輪大法修煉心得交流會六月三日在首都基輔圓滿結束，不同地區的十幾名法輪功學員在法會上與大家共同分享了一年來在修煉和證實法中的體會。來自頓涅斯科的學員伊格裡講述了他有一次在沒有帶什麼資料的情況下，急中生智的給教授們講真相的體會。

法會期間，法輪功學員在中使館前舉行了燭光守夜，抗議中共對法輪功長達八年的迫害，並悼念被迫害致死的中國大陸同修。學員們在市中心也舉行了煉功和揭露中共迫害的活動。很多民眾紛紛簽名譴責中共迫害法輪功。

最後一天，法輪功學員們冒雨舉行了遊行活動，把法輪大法的美好展現給世人。

真善忍畫展紐約預展 畫家籲制止迫害

【明慧週報訊】「真善忍國際美展」預展五月二十八日來到紐約曼哈頓中城，十六幅油畫，兩幅中國畫，在寬敞明亮的展廳裡錯落有緻的排列著，柔和的燈光從高高的天花板上撒下。

畫展協調人汪衛星女士表示，這些畫家們都是法輪功學員，他們把自己對生命的領悟、親身的經歷，通過藝術作品向人們展示了一條通向「真善忍」的歷程。這些作品展現了天人合一的美妙境界，生命同化真善忍的昇華，在當前這場人類的浩劫——中共獨裁者發起的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中善與惡的表現，

以及善惡有報的宇宙法則。

畫家們在六月一日晚上舉行了賓客招待會，預告更多的作品將在三個月後展出，並以親身經歷呼籲制止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畫家樊弘講述了在中國大陸因為修煉法輪功她被囚禁於監獄洗腦，進精神病院，還遭受灌食等酷刑的折磨，二零零一年輾轉來到美國。她呼籲今天來看畫的所有朋友都能伸出援手，幫助早日制止這場慘無人道的迫害。

汪衛星女士特別強調，這些作品讓人們看到當正義、自由、尊嚴與人性遭到踐踏時，平凡的人們不再平凡。當邪惡挑戰真善



忍原則時，法輪大法修煉者以堅忍不屈的精神，以大善大忍的胸懷面對仇恨、摧殘，甚至於掠

殺。這群普通的修煉人用生命在實踐真善忍，維護正義，重塑人類道德的豐碑。

韓國盛大集會遊行聲援二千二百萬中國民眾退出中共



圖：遊行隊伍。

【明慧週報訊】韓國退黨服務中心和多個團體在韓國南部最大的重工業城市蔚山市，舉行了聲援二千二百萬中國民眾「三退」（退黨、退團、退隊）的大型集會和遊行。原蔚山市會議議長金成萬、蔚山中區區議員安哲遠也參加了此次活動。

來自中國的劉先生對記者說：「我雖然不是黨員也沒入過團，但我非常支持中國人快快退黨。」他說：「我爺爺過去是大資本家，有很大的家產，是靠自

己辛苦勞動所得，結果被共產黨給共產了。『六四』有那麼多大學生被中共用坦克加機槍鎮壓了。如果共產黨真的愛國家愛老百姓，會做出如此傷天害理的事嗎？」

劉先生說：「我看了《九評共產黨》這本書，寫的太好了，其實共產黨就是邪教。」劉先生表示：「我愛我的國家，但共產黨代表不了中國，我希望老天快點滅中共。沒有共產黨，我們才會有幸福。」

國家郵報評論：讓薄熙來出去

【明慧週報訊】加拿大國家郵報五月二十六日刊登評論文章說，薄熙來在任職於遼寧省省長期間，發生了特別殘酷的針對法輪功學員的酷刑和虐殺。「我們為什麼要讓薄熙來這樣的人進入加拿大？」

評論說，一九九九年，中共發動對法輪功的迫害時，薄熙來是中共在地方的官員（大連市長）。兩年後，薄上任遼寧省省長，在此期間在遼寧省發生了特別殘酷的針對法輪功學員的酷刑和虐殺。據麥塔斯-喬高的器官調查報告說，在薄任省長期間，一名女士的醫生丈夫從法輪功學員身上摘取了二千個眼角膜。

所有被摘取器官的「供體」都被謀殺了。在這期間發生的酷刑和反人類罪行導致薄在十個國家受到起訴。二零零五年，對薄的訴狀被提交到安大略最高法院。

在薄進入加拿大的前幾天，兩名來自遼寧省的加拿大籍人在渥太華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告訴與會者們在薄任遼寧省省長期間，他們煉法輪功的家庭成員所遭受的恐嚇、酷刑和謀殺。

記者們得知，薄被列為加拿大騎警監視名單中，也被加拿大

「反人類和戰爭罪方案」聯合行動小組列入四十五名反人類罪犯監視名單中，如果人權團體在薄訪加期間對其提出起訴，薄將面臨民事訴訟。

斯蒂文·哈珀總理強力倡導中國人權。官員們曾為反對中共間諜和反對（中共）指控玉山江為恐怖份子的做法大聲疾呼，並承諾加拿大人，貿易不會高於人權。既然如此，為何邀請薄熙來？平息中國商業遊說者？渥太華官員們推翻了哈珀「不犧牲人權換貿易」的承諾？」

無論這樣還是那樣，對薄的決定需要哈珀的領導天賦和毫不含糊的道義。禁止薄入境的機制已經擺在那了。加拿大人——和眾多受傷害的中國人——正拭目以待。

本評論文章的作者為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加拿大民主聯盟國家安全問題資深成員大衛·哈里斯 (David Harris)。薄熙來五月二十八日在加拿大接到法庭訴狀，被控酷刑罪。按照法律規定，薄熙來必須在二十天內應訴，否則將面臨缺席審判。

耶路撒冷郵報：權威拉比禁止教徒從中共摘取器官中受益

【明慧週報訊】耶路撒冷郵報六月三日報導說，九十七歲的拉比約瑟夫·撒冷·艾莉亞斯 (Rabbi Yosef Shalom Eliashiv) 是立陶宛正統猶太教徒們最為推崇的猶太法學專家，一個多月以前，艾莉亞斯規定猶太教徒不得從中共摘取器官的暴行中受益。

艾莉亞斯明確的說中共政權殺害被囚禁的人以圖出賣他們的心臟、腎臟、肺和其他器官謀利，如果猶太教徒從中共政權的墮落中漁利，是對上帝之名的玷污。他要求教徒們即使是在性命攸關的情況下也不允許通過這種途徑尋求治療。

艾莉亞斯是在一位猶太醫生向他提出一個有關器官移植的問題後作出這番評論的。艾莉亞斯的女婿拉比伊扎克·辛博斯丁 (Rabbi Yitzhak Zilbershtein) 和一名猶太裔醫療倫理專家向公眾轉述了他對那位醫生的提問的回答。

雅各布·拉維博士 (Dr. Jacob Levee) 是示巴醫療中心 (Sheba Medical Center) 的心臟移植專科的主任，他了解的情況表明自二零零四年以來，以色列人到中國做腎臟的移植大約有兩百至三百多人次，心臟移植二十人次，肝臟移植十人次。

奧運游泳獎牌得主：種族滅絕和奧運不相容

前奧林匹克游泳獎牌得主簡-貝克 (Jan Becker)，在大家關注北京奧運之際表示，有責任告訴大家現在中國人權問題的嚴重性。她說，對於奧林匹克而言，大家應該有一個共識，種族滅絕和奧林匹克是不相容的，每個國家都是不能認同的。簡-貝克曾在一九六四年代表澳洲參加在日本的奧林匹克游泳項目並獲得銀牌。

六月二日，澳洲墨爾本退黨服務中心在市中心城市廣場舉行集會，聲援中國大陸在大紀元網站公開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的二千二百四十二萬人。簡-貝克說，中共從來都不講真話，現在全世界的人們紛紛覺醒，都認清了中共的邪惡本質，希望這不會太晚。

來自中國的吳女士曾兩次被中共非法關押三個月，並被野

蠻灌食戴上腳鐐迫害。她希望每一個中國人不但自己要退出中共邪黨，還要告訴親朋好友退出邪黨，一旦你我都加入這個退黨大潮，講出自己的心聲，中共滅亡的那一天就到來了。

一對來自廣東的男女留學生當場決定以「藍天、白雲」的化名退出他們曾入過的共青團組織。

荷比盧法輪大法修煉心得交流會圓滿結束

【明慧週報訊】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著名的聖·米歇爾學校 (St. Micheal)，主持人用法語、荷蘭語、英語和中文四種語言宣布第三屆荷比盧法輪大法修煉心得交流會開始。

荷蘭、比利時、法國和德國的部分法輪功學員五月二十七日參加了這一法會，十一位法輪功學員與大家分享了他們在修煉中的體會。十五歲的中學生托馬斯 (Thomas) 兩年前在母親的幫助下得法修煉，他交流了自己如何在學校向老師和同學們講真相，並贏得大家的尊敬和信任。菲利浦 (Filip) 向介紹了自己如何處理好家庭生活，並幫助在議會中講真相，揭露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

新得法的學員穎歌 (Inge) 與大家分享了她在尋找十幾年後，終於得法的內心喜悅。她講到，儘管她不太理解正法的意義，還有一些內容不能完全明白，但是她都能接受，相信師父所說的一切。